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马本斋



一、贫寒之家

在子牙河的北岸，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上，坐落着一处回民居住的村子，名叫东辛庄。1902年农历大年初三的清晨，早已冰封的子牙河，又铺上了两尺多厚的大雪。就在这一天，马本斋出生了。当马本斋的父亲马永长从妻子手中接过婴儿，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他请阿訇给他的二儿子取了个吉利的回回名，叫优素福，学名叫马守清，即马本斋。

马本斋出生以后，清王朝已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在子牙河两岸，到处都可以听到反清的呼声。马本斋10岁那年，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宣统），终于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拉下了马。但是这一重大的变革，能给人民带来多少好处呢？

1912年深秋的一天拂晓，马本斋的母亲把小本斋叫醒，手提一个破土瓦罐，带着小本斋到子牙河那片盐碱地去扫碱土熬盐。盐碱地那稀稀拉拉的干枯得低了头的野草在晨风中摇曳，黄土坡上的尘土被吹得直打转转，村中不时传来清真寺掌教的呼喊声，使东辛庄显得更加凄凉。母亲在前面把那些含有盐质的硝土扫成一堆，小本斋就把他装进瓦罐里。他的动作利索，耐心肯干，不大一会儿，盐土就装满了一罐。母亲回过头来，看见小本斋满脸都是尘土，心疼地说：“孩子，你以后可以上学去，读了书，识了字，好为咱穷回回争口气。”

“读书？”本斋眨眨那双机灵的眼睛，品味着他那幼小的心灵中从来不曾想过的字眼，疑惑地望着母亲。他认为读书从来就是有钱人的事，咱穷回回根本连想也不敢想。于是，他又问母亲：“娘，读什么书？什么时候去？”

母亲慈祥地对小本斋说：“孩子，你别急，只要一办学堂就让你去读书。你读了书，可以认识很多很多的字，学到很多很多的道理，先生可以给你讲很多很多的故事。”

听到真要让他去读书了，小本斋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尤其提起讲故事，小本斋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骨碌碌地转。母亲给哥仨讲过许多故事。“岳母刺字”，“苏武牧羊”，“花木兰从军”，讲了一遍又一遍，孩子们总也听不够。现在听说上了学可以听更多的故事，小本斋那股高兴劲，就甭提啦！他对母亲说：“娘，我长大了要为穷回回争口气！”

小本斋果然有机会上学了。

那是第二年开春时节，子牙河的冰层逐渐溶化，岸边的垂柳慢慢地吐出了嫩芽。进学堂的那一天，母亲给小本斋穿上头天晚上刚补好、并连夜烤干的小夹袄，领着他来到小学校。这学堂原是本庄姓马、姓哈两家财主办的私塾。前清年间，在这里进出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而今天，像马本斋家这样的穷回回也能到这个地方读书，这世道确实有点变了。

小本斋自从上学以来，读书又用功又聪明，先生给他教的书，他看上几遍，就能背出来。学校规定的启蒙读物，什么《三字经》、《千字文》和《弟子规》，他很快就背得滚瓜烂熟。

转眼间三个学年过去了，马本斋也渐渐长大了。他除了读懂背会先生规定的书以外，还读了几段《幼学琼林》和《水浒》、《三国演义》的精采章节。在书林字海中，他开始去探索这人世间的秘密。他慢慢地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朝代虽然变了，但他们念的书还是皇帝钦定的那一套，尽是些替皇

帝和有钱人说话的玩艺儿。

时间又过了一年。

小学堂又添了十几名穷回回的子弟。马本斋对这些小弟弟非常关心，经常帮他们复习功课，下课后又带着他们去为穷人家挑水、扫院或收割庄稼。过去，庄上马、哈二姓财主们的子弟，总是欺负穷人家的孩子。现在这些穷孩子也陆续上学了，不知怎的，他们都主动地靠拢马本斋，自发地把马本斋看成是个“头头”。孩子们和马本斋在一起，那些有钱的学生就不敢随便动拳头。马本斋还把从书上看来的故事讲给小弟弟们听，他的话在孩子们面前特别灵。这一点，连学堂先生也是望尘莫及的。有一次期中考试，学堂先生布置低年级默写《增广贤文》中的一段话。这段话中有这样的内容：“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贫穷自在，富贵多忧。不以我为德，反以我为仇……”当先生把试卷收回批阅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在这20多份卷子中，绝大多数把原文“贫穷自在，富贵多忧”答成“富贵自在，贫穷多忧”。学堂先生自语道：“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一定有人作乱。真是岂有此理！”他明查暗访，最后查实是马本斋所为，是他在辅导同学时，要他们改过来的。他决定开除马本斋。

这件事很快被学生告诉了本斋的父母。本斋的母亲一声不吭，拔腿就往学校跑。小本斋一看母亲来了，立即跑上去，扑在娘的怀里。小本斋的母亲对先生说：“先生，看来我儿子这书没有白念。他读了四年书，真正认识了‘贫穷’与‘富贵’四个字。我这为娘的心愿也就达到了。当初，孩子是我领进来的；如今，你们既然不喜欢他，我还可以把他领回去。”母亲把小本斋的手一拉说：“走，这书咱不念了！”

二、初入戎马

马本斋离开学校后，就帮助家里干些零碎活。马本斋16岁那年，河间发生了一场特大的水灾。子牙河的洪水波涛滚滚，席卷着田野、村庄。洪峰过后，子牙河两岸一片凄凉。难民们纷纷背井离乡，出外谋生，由于生活所迫，马本斋也只好跟着父亲出去找活路。

初秋，瑟瑟的寒风，吹动着子牙河边被洪水泡黄了的芦苇。马本斋的父亲肩挑着一对土筐，土筐的一头放着一床破棉被，另一头放着几只粗瓷大碗和破麻袋片儿。马本斋左胳膊挟着一件破棉袄，右手拿着一个枣木棍儿，这就是他们逃荒度日的全部家产。

他们父子俩先到了北京，后又经过半个多月的奔波，流落到了张家口。常言说：“穷回回，干三行，烧饼馓子宰牛羊”。他们爷俩在穷回回弟兄们的帮助下，在上埠营城子，辘辘把胡同开了一个名叫“永庆奎”的小小馓子铺。由于他们的勤劳，买卖总算过得去。马本斋除了每天帮父亲干活外，还提着篮子到边路街、通桥、洋河边，火车站去卖馓子和烧饼。

时间长了，马本斋家的馓子铺生意越来越兴隆，永庆奎馓子铺远近有了点“名气”，但这就招来了一场灾祸，被当地的恶霸敲榨勒索。张家口呆不下去了。马本斋爷俩在好心人刘沛然的帮助下，悄悄地逃出了张家口，来到内蒙古一个叫喇嘛庙的地方，被人雇佣干起赶马的营生来。两年多的贩马生涯，马本斋走过了山山水水，经历了风风雨雨，受尽了人间的艰辛沧桑，但是他也从中受到了锻炼。马本斋已经出落成了一个棒小伙子。长得高大魁梧，

英俊洒脱，国字形脸上那对不大的眼睛明亮有神，使人感到他是一个精明而又成熟的青年了。他学会了骑马，骑术挺棒，在内蒙古草原上，可以与当地牧民驰骋争雄。这为他以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一次赶马的过程中，恰好碰上一场大风雪，马群被风雪吹散了。为了找回跑散的马群，马本斋父子分头寻找。他们找了三天三夜，不但没有找到马，父子俩却由此失散了。

马本斋已经和父亲失散三天了。三天来，他忍饥挨饿，到处寻找自己的老父亲。这一天，他饥饿难耐，走进了镇子，恰好遇见上次帮助他父子俩逃离张家口的刘沛然。两人走进一个名叫“一分利”的偏僻的回民小饭馆，找了个角落坐下来，边吃边谈。刘沛然说：“我去找我叔叔当兵，当了兵，手里拿着七斤半，那些恶霸就不敢欺负你了。”一提起这些，马本斋的旧恨又涌上心头，他蓦地站起来气愤地说，“我也要去当兵，用枪崩了那恶霸。”刘沛然说：“只崩一个恶霸还不够，咱们要脚踢地头蛇，拳打坏政府，枪毙害人虫！”刘沛然这几句话，说得马本斋浑身好像增添了一股子使不完的劲。他高兴地说：“刘大哥，我听你的，咱们都当兵去！”说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那酒像一团火，滚烫滚烫的，直通到他的心窝里。

三、志在何方

马本斋当兵了。来到了东北军张宗昌的部队。入伍的第一大，他就领到了一支六五式步枪，左端详右端详，不时用手摸摸，爱不释手。他得空总是把枪擦得油光闪亮，一天三操两讲，枪不离身，有空就琢磨射击要领，苦练射击动作。

马本斋入伍头年隆冬，就赶上部队大搞“越冬野练”。风雪严寒的东北大地，土地冻得像铁板一样，马本斋爬冰卧雪，一练就是几个钟头。他的枪法越练越准。白天，他能打掉挂在树杈上的一串串冰凌；晚上，他能摸黑打掉朵朵灯花。这年冬天，他被提升为棚长（即班长）。

马本斋当上棚长后，由于他手勤、脚勤、心正，不久被提升为排长。他的正直、聪明、见识又使他被推荐到沈阳东北讲武堂去学习。他17岁从军，三年多来，在部队与弟兄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记得他刚入伍后不久，团部教官给他们讲课时，讲到：他们穿上军装，拿起枪杆子，是为了救国救民，为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这些话虽然是出自官场中的高调，但对于一个追求真理的青年人来说，是多么富有吸引力啊！马本斋就是按照教官讲的话去做的，练兵刻苦，埋头干活，如今，他要到讲武堂去深造，当然会感到无比的荣幸。

东北讲武堂的学生，大部分是身分高贵的权贵子弟。他们入学前“找门子”，入学后“亮牌子”。像马本斋这样由部队直接保送而来，家境贫寒的士官，为数寥寥。他在讲武堂刻苦学习了两年，毕业时因为成绩优秀，被提升为连长。

马本斋在新旧军阀的混战中，被任命为担负后勤运输的“杠子营”营长。他后来又随部队开到了胶东莱阳，在攻破牟平县城的战役中，立下战功，被任命为团长。

随着岁月的流逝，年岁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已是上校团长的马本斋对他这十多年来的戎马生涯，常常感慨万分。他，一个穷回回，从入兵营的第

一天起，听到的是：什么军人的天职乃是为实现“五族共和”啊，什么为着“民众自由幸福”啊，等等，听得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可现实又怎样呢？他所到之处，各方“司令”盘踞要津，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多如牛毛，把偌大的中国弄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共和何有？他所耳闻目睹的是，军阀、政客、官僚，豺狼当道，作威作福；豪绅、恶霸、会党，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由幸福何有？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他在军中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军阀混战。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打来打去，都是为这个或那个“司令”争地盘，替少数人谋求地位，到头来遭殃的还是中国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这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使马本斋认识到：为美好的“五族共和”而战，为穷苦回回求生存、谋幸福的理想，完全是一种幻想！

他独自漫步在海滩上，暮色中眼前影影绰绰的孤岛也像是满怀忧愁一样地望着马本斋。这一下勾起了马本斋的乡思，他下意识地转过身向西边望去。啊！故乡，久别的故乡就在那个方向。飞鸟都知道寻踪迹飞回旧地，更何况漂泊东海，立志为穷回回争气的游子呢！他用手拍打着身边的礁石，不禁地吟起一首唐诗来：“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叶长。青山朝别暮还见，嘶马出门思旧乡。”

他沿着海滨走着，对大海自言自语：“我当兵闯荡了10年，整整10个寒暑过去了，可是家乡的穷回回还是受气受欺压，国家仍然处于四分五裂，黎民百姓苦不堪言，唉！”说完，愤然转身，蹚着海滩碎沙阔步而去。

在此后，马本斋奉命消灭了当地土匪，使当地人民的生活稳定了下来。

一天晚饭后，马本斋独自站在自己卧室窗前，望着窗外出神。此时的马本斋心情就像阴天一样沉闷。往事那难忘的情景，又一幕幕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东辛庄的穷回回，一家家衣不遮体，一户户断了炊烟；军阀们为了争夺地盘，连年混战，到处抓兵抢粮；帝国主义的大兵们，在青岛的大街上横冲直撞，铁蹄下的同胞四散奔逃……他想啊，想啊，他仿佛看见了自己村中逃荒的难民，他们都伸着骨瘦如柴的胳膊，张着干涩无神的眼睛，向着马本斋呼喊着：“你，马本斋，躲在这里享福！你当初说得好听，什么要为穷回回争气，为穷苦百姓闯出一条生路来。你闯的路呢？……”

马本斋蓦然从愣怔中清醒过来，定了定神。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啊，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卜……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他妈的，这兵再也不能当下去了，这团长再也干不下去了；越干罪越大……”他不敢放开思路再想下去，他渴望呐喊，渴望爆发！但是，在这静静的雨夜，他只能让那愤恨的火焰在自己胸膛里翻动、撞击、燃烧；压抑住几乎夺喉喷射怒吼，转为低沉的长叹。

几天后，马本斋去见师长，他对师长说：“我马本斋要讲的是正义，要走的是正道，我决不与那帮军阀同流合污。多少年来，戎马生涯使我感到军队前途渺茫，如此下去，将会成为中华民族之罪人！师长，请求您批准我解甲归田。”说到这里，马本斋把腰间的武装带摘下来，双眼闪着激动的泪花。

四、解甲归田

马本斋离开了旧军阀的军队，回到了久别的家乡——东辛庄。

东辛庄位于献县、河间、沧州三县交界的地方，西邻藏家桥，南靠子牙河堤。村子不算大，却是“鸡鸣听三县，十里走五乡”的地方。几天来，在

河间城的戏园子里，献县城的十字街口，藏家桥的集市上，沙河桥的馓子铺里，子牙河的摆渡口，到处流传着马本斋回到东辛庄的故事。

东辛庄的老老少少们，议论也不算少。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正在议论不休。马本斋轻轻搀扶着旧时学堂的先生走了过来，他咬文嚼字地说：“先生，您教我读书的时候，不是说要与民同乐吗？难道忘乎哉；我则记忆犹新。我视天下穷苦百姓为兄弟伯叔，甘愿与之有福同享，有罪同受！”从这以后，家乡的父老们，与马本斋的心贴得更近了。

外面的传说，就像一股关不住的风，在不停地刮着，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事情越传越大，越传越远，越传越玄乎。很快传到了献县淮镇街第六军司令周朝贵的耳朵里。他想把马本斋拉到自己的军队里。马本斋在他的军队里呆了一段时期，发现周朝贵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他让他的军队化了装去抢老百姓的粮食，而且还强占人家的女儿。马本斋毅然决定离开周朝贵。

1937年夏天，碧波荡漾的子牙河和往年一样，自西向东，静静地流着，在东辛庄正南四里路的地方，河道开阔了好多。

马本斋和母亲正在地里干活，听到“嗡嗡嗡”震耳的声响。他往西一看，只见西边的官道上尘土滚滚，人喊马叫，汽车的屁股上插着青天白日狗牙旗，刮风似地向南开去。不久前爆发了“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爆发。马本斋站在河堤上，看着那如丧家之犬，拼命南逃的国民党逃兵们，心中燃起一股怒火，中华民族就败坏在你们这些没有骨气的家伙手里了。

马本斋刚要走上河堤，发现逃跑的国民党队伍中，窜出十几个兵来，肩上扛着几个长方型的木箱子，直奔子牙河堤。他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不好，他们要炸堤决口！他不顾一切地站在河堤上向地里干活的乡亲们高喊起来：“乡亲们！快回村，国民党要炸河堤了！快回去保护村子！”乡亲们闻声，如受惊的羊群、拚命地向村中跑去。

“轰隆！轰隆！……”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挡住日本鬼子的追赶，不顾人民的生命财产，竟然把子牙河北岸炸了个大口子。温顺的子牙河水，破堤而出，顿时变得那么任性，骄纵，横冲直撞，不断吞没着田野和房屋。子牙平川举目茫茫，一片黄汤。

马本斋和村里的青年们，把一批批百姓送上地势较高的地方。他破口大骂国民党：“这些狗日的，不打日本人，专祸害咱老百姓。这口气，咱一定要出！这日本鬼子和中央军，可真把咱老百姓糟蹋苦了。对付他们，就像行船一样，不怕风急浪大，就怕划桨不齐。只要咱们穷百姓齐了心，甭说是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再来两个也不是咱们的对手。”乡亲们，你看我，我看你，最后把目光又落在了马本斋的身上。马本斋看得出，这目光充满了对自己的期望和信任。

半个月之后，子牙河口子堵住了，河水也逐渐退去。子牙十八村的乡亲们返回家园。可是，水患刚刚过去，人患——日寇的魔爪又伸进了子牙河两岸，冀中人民又落入了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的苦海之中。

五、回民义勇队

经过子牙河两岸人民的搏斗，如狼似虎的洪水总算被制服了。

自从日寇占领华北以后，马本斋率领一群年青人每日练武。他还认识了到东辛庄教书的高志轩老师，两人来来往往，非常亲密。马本斋经常可以从高老师那里听到一些他过去听不到的、摸不透的道理，听了以后，总是觉得心里亮亮的，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马本斋自己也有些纳闷儿，自己走南闯北，知道的事情也不少，可是高老师讲得这些，他自己怎么就不知道呢？

一天夜晚，两人走到院里，坐在老椿树下。高志轩说：“前些日子我向你讲的共产党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还记得吧？”

“记得，那怎么能忘呢！”马本斋望着天空答道。

高志轩庄重地说：“毛泽东主席在今年8月25日发表的题为《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号召全体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各族人民共同抗日。”

马本斋听着，兴奋地说：“毛泽东这么看得起我们回民，我们穷回回还是第一次被人看得起呀！”说着，眼里滚动起激动的泪花。马本斋此时，犹如在茫茫夜海中行船见到了灯塔。他感慨地说：“我现在越发感到，共产党是个正派的党，说话做事都和咱想的一样。”马本斋的心情极不平静，他望着满天星斗，思绪万千，往事又涌上心头：他在胶东做事的时候，就听说过共产党是穷人的党。可是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对共产党尽是诽谤和辱骂。真金不怕火炼，树正不怕影斜。现在看来，在这国难当头之秋，被辱骂的共产党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自吹自擂的国民党却是丧权辱国、不抵抗日寇的狗熊，他们只知扒河堤，糟蹋老百姓。

高志轩看着马本斋激动兴奋的神情，心中充满喜悦，觉得马本斋的内心蕴藏着一股劲儿。这股劲，就像山间小溪，在深谷暗壑中不声不响地积蕴着力量，一旦溢出地面，便勇往直前，会冲决一切阻挡它流向大江大河的障碍。

高志轩又用启发的方式问马本斋：“烽火连天，时间不等人，你打算怎么办？”

马本斋严肃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回民也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抗日救国义不容辞！我就是想以目前练武的人为基础，拉队伍起来和日本鬼子干！”

第二天，天还没亮，日本鬼子就进了东辛庄，烧、杀、抢、掠，无所不及。整整闹腾了一个上午才走。

马本斋看着这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的村庄，心如刀绞。他面对被鬼子当活靶打死的大哥和乡亲，满含泪水的两眼喷射着怒火，拳头攥得“咔咔”山响。“血债要用血来还！”望着眼前这血的教训，马本斋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是因为革命快胜利了才变得革命，而是在那乌云翻滚，反动势力最猖獗之时，便投身革命。马本斋就是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举起大刀长矛，竖起报国义旗，拉起农民武装，投入到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奔上了真正的革命道路。

在这些日子里，为了成立抗日武装，马本斋穿街过巷，走家串户。他总是说：“咱回回有句话，‘对恶狗用棍子，对强盗用刀子。’不抗日，日子没法过；不拉队伍，就没法杀鬼子。”

报晓的雄鸡，把熟睡的村庄唤醒，新的一天开始了。全村人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1937年8月30日上午，东辛庄的清真寺忽然响起了“咚咚锵”、“咚咚锵”的锣鼓声，同时还不断传出一阵阵唢呐和笙笛的鸣奏声。在这锣鼓喧天、笙笛齐奏的欢乐声中，还不时传来他们自己编的新回民歌谣：

高粱红，五谷香，
日寇侵占我家乡，
回族儿女立壮志，
拿起刀枪杀东洋。
子牙河，长又长，
日本鬼子太猖狂
有志不当亡国奴，
回族儿女拿起枪！

乡亲们听着震天的锣鼓，听着悦耳的笙笛，听着可心的歌声，纷纷向清真寺里拥去。

清真寺里好不热闹。马本斋迈着坚实的步子，走上大殿的台阶，他挥舞着两只粗大有力的手臂喊道：“乡亲们，日本鬼子踏上了咱们国土，妄想消灭咱们中华民族。难道咱们能像牛羊一样任敌人宰割吗？不能！绝不能！！咱们堂堂的中华民族凭什么让小鬼子欺侮！乡亲们，要想活下去，就得抱起团儿跟日本鬼子干！愿意跟我马本斋拉队伍的，到高老师那里去报名登记！”

马本斋话音未落，青年们个个举起车轴似的胳膊高喊着：“我报名！”年轻人像子牙河的浪涛，一齐拥到高老师的小桌前，霎时，排成了一行长长的队伍。

乡亲们纷纷把自己家里珍藏多年的长矛、单刀、拐子、流星，还有打兔子用的火枪，都献了出来。

回民义勇队正式成立了。

六、棋开得胜

自从回民义勇队成立以后，每天晚上，马本斋把队伍集合在本村的小学校的教室里，让高志轩老师给义勇队的队员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使队员们了解抗日的道理，提高政治觉悟。

深秋的一天，根据义勇队队员马铁男侦察到的情况，回民义勇队决定奇袭日军从河间开往沧州的一辆军用卡车。在黄土公路上奔跑的卡车，因为路面坑坑洼洼不平而放慢了速度，车中坐着几名怀抱“三八”大盖儿的汉奸。当汽车拐入一段两边长满了灌木丛的路面时，突然，好似乎地一声惊雷，火枪土炮从两边的树丛中猛烈地向汽车射来。车上的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惊呆了，没有被击中要害的汽车急速地开跑了。马本斋骑上枣红马像出弦的箭，直向汽车冲击。汉奸向马本斋射击，扔手榴弹。马本斋把冒着浓烟还没落地的手榴弹顺手一接，猛一挺身，顺势一甩手，把手榴弹又向敌人汽车扔去。只听“轰”的一声，手榴弹不偏不倚正好在汽车头前爆炸了，顿时汽车就像个大乌龟，趴在浓烟烈火中不动了。

义勇队队员们冲上来结果了敌人的性命。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队员们拿着“三八”式，你传给我，我递给你，互相传看着，好不快活。万里无云，艳阳当空，义勇队队员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怀着胜利的喜悦，向绿树环抱的村庄走去。

回民义勇队的胜利，给驻河间城的日本联队长山本当头一棒。他的军用卡车遭到伏击，这是驻河间以来破天荒第一次，打得他惶惶不安，心如火燎。他决定由汉奸原来的杂牌六路军周朝贵，乘马本斋羽毛未丰之际，把他掐死

在襁褓之中。山本责令周朝贵赶紧行动。

回民义勇队自从袭击敌人军车以后，队员们的抗日信心更足了，全村男女老少，也更齐心了。几天来，马本斋率领着队员们，边训练边在村边上挖工事，修筑地堡、暗道，干的热火朝天，准备反击敌人的反扑。

几天后，汉奸周朝贵的部下詹德才带领着汉奸队，悄悄地包围了正在子牙河里干活的回民义勇队员。汉奸们一字长蛇阵摆开，荷枪实弹地向河堤上爬去，并向河边冲去。这时，欢腾的河西忽然平静下来，义勇队员们不知去向。原来，马本斋得到敌人偷袭的计划后，故意以此来引敌人上钩。

汉奸詹德才发现自己上当了，便命令队伍向河堤上撤，但为时已晚，汉奸队的背后枪声大作，杀声震天。

只听马本斋高喊：“汉奸詹德才，你的末日到了！”随着马本斋的喊声，回民义勇队的队员们，在河堤上，居高临下，猛烈地向汉奸队射击。

汉奸队被这突如其来的神兵天将，吓得溃不成军。一个个丢下枪跳入河里，拼命地向河对岸游去。可是，当他们刚刚游到中心，河对岸的芦花荡中，又杀出一标人马，火枪、手榴弹一齐向河中间打来，狼狈不堪的汉奸们被“包了饺子”。

战斗胜利结束了，回民义勇队又得到了汉奸队送来的大批枪支，队伍更加壮大了。

山本第一次派的汉奸队被马本斋消灭了，他不死心，又决定派由日本小队长猪股率领的日军、汉奸组成的队伍去进攻回民义勇队。

猪股领着鬼子和汉奸走在青纱帐中间的黄土路上，距东辛庄不远时，他下令准备战斗。但是，猪股的话音未落，突然，两边青纱帐里枪声大作，杀声震天，日本鬼子和汉奸顿时大乱，一个个就像大乌龟，原地卧倒，无目标地朝青纱帐扫射起来。

猪股发现东北方向枪声最稀，地形也较高一些，于是命令鬼子和汉奸边打边向东方向撤，去占领有利地形。要占领那个地形必须通过一段开阔地，当猪股带领着汉奸们通过开阔地时，突然两边响起震天的“雷”声。原来义勇队的几门自制的大炮埋伏在两边已等多时了，这时，一齐开炮，就像天上下雹子，密如雨点的铁片和铁沙，向鬼子和汉奸倾泻而来。只打得鬼子和汉奸鬼哭狼嚎，很多鬼子和汉奸被打得像蜂窝一样，千疮百孔，当场毙命。

残余队伍一片大乱，溃不成军，像是受惊的羊群四散奔逃。

这时东南方向杀过一批人，把逃散的敌人都给消灭了。队伍中就有原来在东辛庄当小学教员的共产党员化名高志轩的刘汶同志。马本斋和刘汶两个久别重逢的战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久久、久久地拥抱着。

自打刘汶回到东辛庄，这座穷困的回民村庄就像过开斋节一样，红红火火。经过马本斋和刘汶的几天宣传和动员，回民义勇队投奔八路军的事终于定下来了。乡亲们都说：“我们回族同胞，为有这样一支自己的队伍，为有马本斋这样的带头人，感到有光彩。真主保佑，我们的队伍到了八路军里，多打胜仗，荡平倭寇，凯旋而归。”马本斋也对乡亲们说：“此去投军，披肝沥胆，不负父老盛情众望，不灭日寇，决不回师。”

这支马本斋拉起的回民武装，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烽火连天的抗日征途，走向人民革命的金光大道。

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那火苗般的红缨枪，那锋利潇洒的大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七、走向共产党

1938年2月，回民义勇队加入了八路军的伟大行列。在河北游击军的帮助下，成立了八路军回民教导队，马本斋任队长，刘汶负责抓政治思想工作。

喜事人人颂，好事传千里。回民教导队的名字很快传遍了子牙河两岸。不摸底细的人，还以为这支队伍拥有千军万马呢。实际上，人不足200，枪才百十来支。当时在“回民教导队”流传着这样几句话：“人是庄稼汉，枪是老套筒，两人握一杆，鬼子被打熊。”

一天，马本斋和刘汶并肩坐在大杨树下促膝谈心。

马本斋说：“自从参加了八路军，成立了回民教导队以后，从心里感到温暖，真正感受到了共产党、八路军的伟大。尤其是回民教导队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训练，和过去大不一样了。”

刘汶亲切地看着马本斋说：“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都失败了。其原因，就是没有正确的领导，没有远大的目标。现在，你搞起的回民义勇队，虽然不是反对朝廷，而是打日本，如果不接受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最后也会一事无成。如今，咱们的回回武装，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也就好像是走道找到了向导，只要坚定地沿着这个道走下去，抗日战争就一定能胜利，就一定能得到发展。”

马本斋的脑子里又翻腾起来，他沉默了好半天，突然问：“老刘同志，都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入党呢？”

刘汶为马本斋提出这样的问题而感到高兴，他眼前的马本斋和几个月前的马本斋相比，已经大大的前进了一步。刘汶握着马本斋的手说：“简单地说，凡是愿意为普天之下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打天下的，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人，都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

马本斋一字一句地重复着刘汶的话，仔细地掂量着每个字的分量。他眼里闪着炽热的光，果断地对刘汶说：“回民教导队就是我的家，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我的亲人，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我马本斋死不瞑目。”马本斋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这支回民武装变成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队伍。

夜深了，马本斋回到驻地，点燃他那盏小油灯，拿起笔来写入党申请书。他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全部倾注在这张洁白的纸上：“我出身于穷回回，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但我有一颗对党对人民赤诚的心，有一腔殷红的热血，有个粗壮的七尺身躯，我甘心情愿地把我的一切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决心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马本斋率领的回民义勇队，自加入八路军以来，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度过了一年。眼下又进入高粱晒米、谷子弯腰的金色秋天。

马本斋在这短暂而艰苦的革命征途中，已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在这烽火连天的战斗环境中，他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着自己入党申请书中的诺言。

这时期，军区指示安平县的回民干部教导队和马本斋的回民教导队合并，成立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

为了粉碎河间山本联队的秋季扫荡，马本斋率领部队配合兄弟部队攻打淮镇，敲掉汉奸周朝贵。回民教导总队的具体任务是攻破西门，主攻周朝贵

的司令部。

1938年9月25日，正逢淮镇的集期。回民教导总队的侦察班的战士们化装成赶集的混入了城中。

攻打汉奸周朝贵的时间是凌晨两点钟。马本斋带领着回民教导总队埋伏在淮镇的西寨门外。战士们等得心急火燎，突然夜空中出现了三颗红色信号弹，随即枪炮声大作。马本斋把盒子枪一举，喊了声：“同志们，冲啊！”战士们如同离弦之箭，直向寨门冲去。

这深更半夜的，汉奸们睡得正香，突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把他们从梦中惊醒，个个吓得魂飞胆颤，懵头转向，成了没头的苍蝇，瞎跑瞎撞起来。乱了一阵后，他们慢慢清醒过来，开始疯狂抵抗了。周朝贵的一团人，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军事训练，但大都是些土匪出身的亡命之徒，要消灭他们，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马本斋当机立断，为了完成包抄周朝贵司令部的任务，在这步步受阻的紧急情况下，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他对身边的刘汶说：“老刘，你带大队掩护，我带一个排去抄周朝贵的司令部！”

马本斋带领着战士们边打边冲，很快来到周朝贵司令部的墙下。他们翻入墙内，向后院冲去。活捉了大汉奸周朝贵。

街上的枪声逐渐稀疏了，压在淮镇人民头上的一块大石头被搬掉了。随着胜利的欢笑，东方的天际出现了一抹灿烂的朝霞；黎明后的子牙平川，显得是那么的多彩多姿。

战斗结束了。刘汶向马本斋微笑地说：“老马同志，刚才军区来人给你带回了好消息，军区党委批准了你的入党申请啊！”

马本斋猛然站起身来，紧紧地握住刘汶的手，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嘴唇微微颤抖，激动得久久没有说出话来。停了好大一会儿，才吐出这么几个字：“同志，……我们是同志啦！”

“我们是真正的同志了！”

马本斋仍然紧紧地握住老刘的手说：“1938年9月的今天，这才是我真正的生日！”

此刻，革命征途上的硝烟，在他眼前翻卷；历史长河的涛声，在他心底回响。马本斋同志深深懂得，一个革命者的春天，只有战胜那朔风凛冽的严寒才能来到。他怎能忘记，自己走过的道路犹如奔腾的子牙河，千遭曲折，百处险滩，风雨侵袭，冰雪封冻。如今，跟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迈出了新的脚步，踩得雪化冰消。他要用自己的热血换取民族的解放。

八、严肃军纪

自从拿下淮镇，活捉了周朝贵，河间城里的山本就像挨了当头一棒，被打得头昏眼花，喘不过气来。但是，他不见棺材不落泪，他要和马本斋决一死战。

马本斋得知山本要进行报复的消息后，笑着对战士们说：“来吧，开饭馆的不怕大肚子汉，打日寇的就盼着鬼子自己送上门来。咱们把工事修得好的，把坟坑给山本挖大点，等着他自己往里面跳。”

部队的纪律是部队是否得民心、打胜仗的最基本保证。

这天时当正午，马本斋拿着尺子检查工事。他顺着交通壕向前走，忽然

听到有人正在向送饭的老乡发脾气，是因为老乡没有把菜切细些。

马本斋快走几步，发现这个发脾气的原来是五中队七班的班长杨乐天。这个中队是由原来的旧部队转来的，纪律最差。马本斋走到杨乐天眼前，看看饭菜说：“怎么，你们的嗓门太细，咽不下去，是不是？”说完，抄起一个窝头，就着咸菜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他一吃，战士们立刻蹲下身子，也跟着吃了起来。马本斋说：“要注意军民是一家人，不要向老乡大吼大叫。”

夜里，马本斋对刘汶说：“领兵打仗我不怕，可是咱们是人民的军队，什么军民团结呀，群众纪律呀，这些个工作可真有些不好做。为了加强部队的纪律性，我也不想动不动就打人，那是军阀作风，可是又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呢？”

刘汶感到入党后的马本斋无论是政治思想还是工作作风都在不断地提高和改造，而且对他这种诚恳谦虚的精神非常钦佩。他和蔼可亲地说：“在这场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既要有统一战线，更要注意军民团结和官兵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五中队是由旧军队转过来的，对他们要进行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因为他们大部分是受苦人出身。要用耐心说服代替鞭子教育。这样，咱们的回民教导总队，才能真正做到军纪严明，威震四方。”

听了刘汶的一席话，马本斋的脑子就如河水上涨，波浪翻腾。这些年来，他一直都想改掉旧军队给他遗留下来的残痕，也时时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干部，是不能把维护部队纪律，与个人的威望混为一谈的。想到这里他要求刘汶明天就教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

五中队队长马维洲旧军队作风很浓，他在老乡的庄稼地演习，刘汶批评他，他的态度非常恶劣。他为他那份家业，对抗减租减息。马本斋批评他说：“减租减息是抗日政府的法令，是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处处都应该为人民利益着想，对于减租减息只能是大力支持，不应该限制！”

马维洲狠狠地说：“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不能为了打日本把我老本都搭上！”说完，把袖子一甩离开了总队部。

第二天，马本斋带领着战士们，把被训练中踩过的庄稼扶起来。这时一名五中队的战士报告，马维洲带着一帮战士跑了。

马本斋听罢，三步并两步地跑到战马跟前，纵身上马，“啪、啪、啪！”把马打得飞跑起来，直奔西北追了下去。工夫不大，马本斋就远远地看见马维洲骑着一匹黑白花马，后面跟着二十多名战士，正往西跑去。

马本斋快马加鞭，不大一会儿，纵马跑到了马维洲的前面，挡住了他的去路，然后厉声问道：“马维洲，你要到哪去？难道你今天要叛变，去投降日寇当汉奸？”

马维洲阴阳怪气地说：“投不投降全在我自己，你现在管不着我了！”说完，一拉马缰绳，“啪”，地抽了马屁股一鞭子，扬长而去。

马本斋愤怒地骂了声；“无耻的叛徒！”说着，他举起盒子枪，照准马维洲的后脑壳，“啪”地就是一枪，这个与人民为敌的可耻叛徒，晃了晃，“咕咚！”一头栽下了马。

处决了马维洲后，马本斋又和刘汶向当地政府写了信，坚决拥护政府的法令，支持群众减租减息的斗争。子牙河两岸的抗日形势更加高涨了，回民教导总队的五中队，也完全变了样。马本斋任命金震河担任五中队的队长。

回民教导总队经过严肃军纪，成为能打硬仗的部队。这支回民武装屡次克敌制胜，不断发展壮大，正是因为它有了铁的纪律，有坚强的组织性；有一位在党的正确指引下实事求是、赏罚分明的模范领导人马本斋。

九、开辟根据地

回民教导总队经过训练和作战，已经成为冀中军区的一个有力的铁拳。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军区党委决定回民教导总队从沧州沙河桥转移到无极、藁城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并经中央军委决定，命回民教导总队改名为“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

回民支队命名后不久，党中央派来了军委考察团，对回民支队的工作进行检查帮助。考察团临走的时候，留下了经过长征锻炼的干部郭陆顺同志，任回民支队的政治委员。

不久，军区首长命令回民支队开到深南打鬼子，开辟新的根据地。回民支队已成为八路军中一支野战部队，像一把钢刀，哪里敌人最硬，就往哪里砍；哪里鬼子最猖狂，就往哪里杀！

深南地区是日寇盘踞的巢穴，南面是沧（州）、石（家庄）公路，西面是京汉铁路，成为联结冀、晋、鲁、豫广大地区的枢纽，日寇侵华战争的战略要地。日寇在这里运用了“铁壁合围”、“梳篦扫荡”等战术，对我和平居民进行集体大屠杀。这一大片富庶之地，被糟蹋得哀鸿遍野、满目疮痍。鬼子驻地铁丝网密密层层，岗哨林立，戒备森严。“抬头见岗楼，低头是公路，无村不戴孝，处处是狼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回民支队这股劲旅，以闪电般的速度，神不知鬼不觉地插入了深南地区。

夜，已很深了，马本斋坐在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前，正在自制的小油灯下，查看着地图和笔记本，研究周围的敌情。他凭着自己从多年戎马生涯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把当前敌我双方对垒情况作了分析对比。敌人当时在衡水、深县、深泽驻有兵力3万余人，装备有汽车、火炮，修有坚固的碉堡工事，公路四通八达，电话通讯设备也近于现代化，是日寇煞费苦心搞起来的大本营。回民支队则刚刚进入这个新区，地形地物和民情都不熟。马本斋意识到要想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把抗日烽火点燃起来，在战略上必须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使部队深深扎在民众之中；在战术上，不能全靠拚消耗。必须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或诱敌深入，或两面夹击，或声东击西，或夜间偷袭。总之要看准时机，打它个措手不及。这就是马本斋当时的作战的指导思想。

回民支队的战士们谁都知道，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跟着马本斋司令员还没打过败仗，鬼子再坚固的据点，只要想打，准能把它端掉。

马本斋召开各大队队长会议，号召部队不仅能够打仗，而且还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紧紧地依靠群众，使人民群众成为部队的坚强后盾。要使每家每户都把抗日的烽火点起来。只有这样，我们军民合作抱成团，打起仗来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马本斋摊开一张作战地图，接下去对大家说：“反‘梳篦’战斗就在这康庄开始。我们的口号是：军民团结紧，消灭鬼子兵，纪念红五月！”

会后，回民支队的战士们全部投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他们的根深深地扎在民众之中。

康庄在衡水县的东面，离衡水县城只有八九里地，衡水县向西北有条公

路直通敌据点安家村，沿途鬼子拉有电话线。马本斋想利用这条电话线将敌人的手脚捆住。原来每天拂晓前，安家村的鬼子汉奸总要和衡水的鬼子通一次话，如果电话畅通无阻，说明夜里这一带没有八路军活动，敌人就安心继续睡大觉。

第二天凌晨，马本斋指挥二大队，用两个连的兵力埋伏在康庄，用另外一个连埋伏在康庄东面的下庄。康庄与下庄相距只有五百多米，中间是个开阔地带，无遮无盖。早晨七点钟，马铁男准时掐断了电话线。衡水与安家村的敌人失去了联系。冈村无法对深南一带实行统一指挥，知道出了事，于是，派出重兵进行拉网扫荡，企图消灭破坏电线的小股游击队。

敌人真好像听从马本斋调动似的，上午十点钟左右，从安家村据点开出了 100 个鬼子和 200 多名汉奸，直向康庄方向窜犯。

当鬼子冲到离康庄 200 多米远的地方，突然，十多匹战马一阵惨叫，四蹄跪地不动了。原来，马本斋预先在村外的交通沟里埋伏好几个班的战士，上好刺刀，当鬼子的战马跑到他们头顶上时，便给马肚子来个刺刀见红。鬼子对这骤起的意外情况惊呆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还没有进村，锐气就挫伤了一半！

马本斋趁鬼子兵还没有醒过味来时，把手一挥，大喊一声：“上！”早已埋伏在康庄的战士们，个个就像下山的猛虎扑向敌人，慌了神的鬼子兵拚命作垂死挣扎。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金震河带须五中队从下庄包抄过来，四面夹击，把鬼子团团围住，压在两庄之间，欲进不能，欲退不得。几个回合下来，鬼子横七竖八地躺倒了一大片，汉奸人数虽多，但不堪一击。马本斋感到时机已到，便一声令下，事先布置好的第二、第三梯队就冲了上来，进一步紧缩包围圈。在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刻，老百姓也拿着铁锹、锄头、菜刀纷纷出村助战，打得敌人鬼哭狼嚎，丧魂落魄。这一场奇袭战的结果，几百个鬼子和汉奸终于得到了他们应有的下场。

康庄战斗的胜利，对激发深南人民的抗日热情，点燃深南抗日烽火，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大灭了敌人的气焰，大长了我军的威风！马本斋对同志们说过，为了打好康庄这一仗，他整整半个月没有好好休息过。每当回民支队的老战士们回忆 1940 年 5 月 30 日的康庄战斗时，他们都为马司令员那种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革命战略思想和他那卓越的军事才能而深受感动。

康庄战斗是回民支队战史上光荣的一页！从此，深南人民的抗日热潮，打开了深南的斗争局面。

十、亲人被捕

1941 年夏天，回民之队奉上级之命，挥师东进，又回到了他们转战多年的子牙河两岸。在此之前，这支英雄的回民武装，在马本斋的率领下，点燃了深南的抗日烽火，收复了白洋淀周围的大片失地；开辟了无极、藁城抗日根据地，跑遍了整个冀中平原。

“马司令回来了！”

东辛庄的男女老少奔走相告。土生土长的战士们，听惯了子牙河的涛声，喝惯了子牙河的流水，今日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他们各自带着战友走进自己的家门，盘腿坐在炕头上，与父母兄弟共享这久别重逢的欢乐。乡亲们端出家中制的粉皮炖羊肉来招待自己的子弟兵。

马本斋带领回民支队回师子牙河两岸以来，在准确掌握敌情的基础上，以机智灵活、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术，屡次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鬼子在野外查线，他们隐蔽在青纱帐里进行伏击；鬼子进村抢劫，他们下地道打埋伏，出其不意地送鬼子和汉奸回“老家”；鬼子的汽车一上公路，他们布下的地雷就把它炸得轮子朝天。回民支队犹如蛟龙得水，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自在遨游。山本被马本斋搞得昏头转向，顾此失彼，于是，不得不下令规定：百人以下的部队，不准出据点大门。但是，山本吃了亏不服输，这些天来，他正绞尽脑汁，寻找办法对付马本斋。终于，一条狠毒的计划在他脑中形成了。

1941年农历七月初五，是东辛庄人民难忘的血腥日子。这天早晨，鬼子和汉奸包围了东辛庄，欲抓马本斋的母亲。敌人用鞭抽、火烧、刀刺残害，威逼乡亲交出马老太太，乡亲们用身体把马老太太围在中间。马老太太看着乡亲们为保护自己受难而牺牲，实在忍受不住，她挤出人群，高声喊道：“鬼子、汉奸给我住手！你们这臭鬼子，狗汉奸，有能耐的跟马本斋的回民支队打去，欺负手无寸铁的庄稼汉，算什么本事？！”马老太太越说越激动，她转向乡亲们喊道：“老的少的们，这家仇国恨，早晚要报，这笔血债一定要他们偿还！”

鬼子和汉奸们被马老太太的突然出现惊呆了，马老太太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使山本像发疟疾似地全身直打颤。

冀中平原的7月，夜晚又闷又热。子牙河的水轻轻地流动着，岸边的杨柳纹丝不动。暴晒了一天的大地，冒出一股热浪，烘得槐树花散发出一阵阵清香。

带着回民支队驻扎在韩村的马本斋，这天晚上得知马老太太被捕的消息后，心上火烧火燎的，觉得周围的一切好像被黑暗和烦闷窒息了。但是，他竭力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他爱自己的母亲，因为她是一位英雄的母亲，是一位受同志们和乡亲们尊敬的母亲！他永远不会忘记，母亲是怎样教育他要为穷人拉队伍，使自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母亲一针一线为回民支队的兄弟们缝补衣裳，赶做军鞋，一口饭一口水地照料八路军的伤病员……现在，母亲却落入了敌人的魔爪，一向非常孝顺母亲的马本斋，怎么能不痛如刀绞呢？然而，他强忍住泪水，咬紧牙关、压抑内心的悲痛。他决心化悲痛为力量，为受苦受难的乡亲们报仇雪恨。

战士们听说马老太太被抓走的消息后，纷纷要求救出马老太太，回民支队的指战员们个个掉下了热泪。

马本斋看到指战员们悲愤激昂的情绪，感到喉咙哽咽，心头涌起滚滚热浪。他对大伙发出钢铁般的声音：“我今天是遭到了不幸，但是遭受着这种不幸和痛苦的人，并非只有我一家，而是有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同胞。谁家没有一本血泪帐！这阶级仇，民族恨，要凝结在枪口上，刀尖上！总有一天，我们会把鬼子消灭掉，解救出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母亲！”

马老太太被捕后，诡计多端的敌人先是把她押到藏桥，以转移人们的视线。第二天，七月初七上午，天阴沉沉的，山本命令将马老太太从藏桥押送到河间。一百多个全副武装的鬼子，分乘在五辆日本军用汽车上，个个鬼子的枪都上了刺刀，枪膛压着子弹，如临大敌。

马老太太被敌人带进河间县城的宪兵队里。敌人假惺惺地摆上丰盛的回回饭馆做的饭菜，还有各种美味的点心和水果。马老太太冷笑地说：“哼！

谁稀罕你们这些臭东西！”她用严厉的言词和鄙视的目光拒绝了敌人的“款待”。

就在这天的晚上，宪兵队正式对马老太太开始审讯。地点就是摆宴席的客厅。不过，这一回没有摆什么酒菜、糕点、水果之类，而是老虎凳、竹签子、大皮鞭等各种刑具。

一个汉奸对马老太太说：“皇军说了，马本斋是个很有才干的人。这次皇军把你请到城里，主要想叫你给马本斋写个信，叫他到这边来。在那边做多大的官，这边也给多大的官，说不定比那边的官还大哪！到那时，你们全家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我们知道，马本斋是个有名的大孝子，只要你写一封信，他一定会过来的。”

马老太太把头昂得高高地说：“用不着你啰嗦，我知道你们把我抓来是干什么的。我儿子本斋不是为了做什么官，他当过团长，够威风了吧，可他不要。我儿子对我说了，他哪也不去，只有一个心眼，就是跟着共产党、八路军，抗战到底！你们要他到这边来，是白日做梦！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我进了这个阎王殿，就不指望活着出去！你们想用花言巧语、高官厚禄来引诱我给儿子写信，办不到！死了你们的贼心吧！”

敌人满以为，一个中国农村普普通通的老太婆，用金钱享受一定能收买过来，但事与愿违，回答他们的却是一顿臭骂。但敌人不甘心，于是使用第二招。

第二天，马老太太被送进了河间县伪政府。上午，一个身穿长衫，头戴礼帽的人来了，他是河间伪县长。此人有60岁左右，看上去，一副老学究的派头，可此人在官场混了多年，深知人情世故，狡猾阴险。

他假惺惺地摘下礼帽，然后把长衫前摆一摆，向马老太太行了个90度的大礼。然后装出一副拉家常的和善面孔，同马老太太攀谈：“俗话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嘛！鄙人一不代表政府，二不代表皇军，三不代表其他任何人。我只不过出于乡里之情，同您老人家叙谈叙谈。”

马老太太站起来冷冷一笑用手往外一指说道：“谁不知道你是铁杆汉奸，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你给我出去！”

伪县长滚蛋以后，伪河间县府的秘书，还有县政府这个长，那个长，轮番找马老太太“谈话”。他们的调子虽有高低之分，用的语言也不尽一样，但目的都是一个：威逼马老太太给马本斋写信，劝他投降。可是，这些人在马老太太面前同样得到一顿痛骂。

敌人的这一场“以中国人治中国人”的鬼把戏又彻底破产了。

几天来，山本编导的好“戏”，一场一场被马老太太拆了台。他又焦躁又难熬，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老太婆，竟然软硬不吃，如此难对付。他把视线落在桌子上那摞卷宗上，有气无力地自言自语道：“把我的第三招甩出去。”

山本的所谓第三招，就是“以回治回”。他从河间城物色了一个叫佟万城的回民。佟万城五十岁左右，原是小商人，现在伪县政府当传达员。山本了解到，佟万城的妻子有亲戚在东辛庄，管马老太太叫舅母。在山本看来，中国回民是愚昧无知的，又是重感情的民族，“以回治回”是一出压台好戏。

马老太太被带到佟万城的家里。马老太太不吃不喝已经六天了。佟万城夫妇劝马老太太吃些东西。马老太太慢慢睁开眼睛说：“你们是给他们干事的，我的心你们不明白，我活了这么大年纪了，还怕什么死呀。吃了他们的

饭，就是随了他们了。”她接着又说：“别怪我说话不好听，咱们是中国人，千万别给鬼子当刀使啊。”

马老太太在佟万城家里住了两天，来探望她的人很多，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这两天中，山本连续派人来进行劝说和威逼。结果，劝说的人，被马太太顶回去；送来的东西被马老太太摔出去；威逼的人，被马老太太骂回去！

这场“以回治回”的诡计又破产了。狗急跳墙的山本不得不亲自出马了。

农历七月十二日，山本来到佟万城家进行威逼。马老太太绝食7天，滴水未进，身体虽然虚弱，但是，在这凶狠毒辣的敌人面前，她的精神是那样的饱满、刚强，像火山迸发出的岩浆，炽烈，奔放，熠熠生光！泰山可移，英雄母亲的意志不可摧；钢刀可折，英雄母亲的民族气节不可屈！山本在这位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中国妇女的高大形象面前，显得十分渺小而愚蠢。他望着、望着，眼前这位老太太霎时好像变成一座巍巍挺拔的山峰，山巅上站着那使他胆战心寒的马本斋，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抗日军民！

马老太太怒视着山本，摘下手上的玉镯，奋力向山本头上砸去，明亮亮的玉镯发出清脆的声响。宁为玉碎洁无暇，贤母魂归浩气在。伟大的马老太太，倒下了，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十一、惩治叛徒

敌人使用软硬兼施的“三招”，都彻底地失败了，又将叛徒哈少甫抬了出来。

山本鼓着玻璃球似的眼珠说：“马老太太信的不写，你出去见见马本斋，叫他投降的过来！马本斋是你的表哥，你去的最好最好的！不去嘛，哼、哼，你的脑袋小心！”

当天中午，哈少甫身穿海棠蓝缎大褂，头戴古铜色的小礼帽，脚踏春风呢的千层底鞋，配上一双洋线袜子，急急忙忙出了南门，直奔交河县而去。

这段时间正是冀中平原阴晴不定的季节，有时候早晨出太阳，中午却下起倾盆大雨。哈少甫刚出河间城，城东边就响起了闷雷，翻滚的云层像一张黑网向大地撒下来。哈少甫看了看天气，不觉有些慌乱，想到马本斋一个抗日英雄汉，自己在他心目中却是一个可耻的小汉奸，要是他向我要亲妈，那可怎么办？也许会把我关起来，说不定还把我宰了。……他想着，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心里就像天空中的一团团乌云在翻滚。突然，一个长尾巴落地雷“轰隆”一声在他头顶炸开了，吓得他胆颤心寒。接着，瓢泼大雨铺天盖地盖地下来了。大雨点打在哈少甫的脸上，不大一会儿，他就成了一条落水狗。

在哈少甫冒雨赶路的时候，驻在交河县万家寨的马本斋司令员，正在与政委研究作战方案。回民支队的指战员，这些天要求杀进河间，救出马老太太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军区首长也多次指示，要看准战机，拔掉河间这个据点。

郭政委说：“马司令员，这回是不是可以下命令了，把部队开到河间去，把老太太救出来？”

马本斋说：“不，我们还有更重要的战斗任务，我相信我母亲不会在敌人面前屈服。现在敌人正向我解放区的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大举进攻，

疯狂扫荡。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我的意见，先把交河城这股敌人吃掉。”

郭政委说：“‘对，我同意你的意见。不过，攻河间，救出马老太太，这个方案也得及早作出来。我们应该看到，因为敌人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上级才命令我回民支队切断敌人的后路，拔掉河间、献县、交河等几个大据点。在这些据点中，河间又是一个大头，只要先把河间拿下来，把山本逮住，其他几个据点就好办了。”

这时警卫员把哈少甫带来了。马本斋一见哈少甫就已知道了他的来意，他把这个叛徒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强压住心头怒火。

哈少甫凑到马本斋眼前挤眉弄眼故作姿态地说：“山本真孬种，把大姑请去，要同你谈谈讲和。”

“住嘴！”马本斋一拍桌子，“你这个狗东西！”随着命令说：“替我‘送客’！”

哈少甫浑身哆哆嗦嗦像筛糠，哀声求饶。马本斋边说边掏出手枪，扳动了机头，用劲将哈少甫推出门外，怒喝道：“你哈少甫想在我马本斋面前耍鬼把戏，要我去当汉奸，你他妈的找错了门！你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破坏抗日，死有余辜！”说着，“砰”地一枪，这个可耻的民族败类应声倒在地上。

当天，回民支队的指战员，知道马本斋司令员亲自除掉了哈少甫这条毒蛇，个个拍手称快。

过了几天，警卫员拿着一摞报纸，含着泪花送到了马本斋跟前。马本斋拿起一张《冀中导报》，只见上面印着：“马老太太凛然殉国！”、“英雄马母，壮烈牺牲！”。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消息和马老太太英雄事迹：“气壮山河，回民队长之母，英勇殉国！”、“民族英雄马母精神不死！”马本斋，以一种崇敬的心情，摘下军帽，默默地把这张报纸看完。

马老太太与敌人英勇斗争的事迹，随着冀中平原的枪声，很快传遍了整个解放区。

马老太太那大无畏革命精神，那崇高的民族气节，成为鼓舞抗日军民对敌斗争的力量。

“为马老太太复仇，为死难的同胞复仇”的声浪激励着战士们的心。他们高举战斗的红旗，手握杀敌的刀枪，更加勇敢地驰骋在华北平原上。

十二、永往直前

月亮钻进云层里，平原上一片朦胧。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冲破了夜晚的静谧，马本斋骑在跑在前面的高头大马上。

此次，马本斋心中非常兴奋，不时地抚摸着身上挎着的图囊，因为这次他去军区汇报工作，从军区首长那里要了一本朝思暮想的书——《论持久战》。

为了这本书，他可真花费了不少的心思呢。过去他有了一本《论持久战》，是郭政委送给他的。自从他得到那本书后，有空就学，真是爱不释手。他的文件和笔记本，每次行军打仗，都专门由文书背在身上，唯独那本《论持久战》，马本斋从得到的那天起，就装在自己的图囊里，随身背带。

“司令员，你身上的图囊可真是宝囊呀！”平时同志们总是对他开玩笑说。

而马本斋每次也总是这样回答：“我的图囊比宝囊还珍贵，是金不换！”

可是，就在一次突围战中，马司令员的“宝囊”却在战斗中被敌人的弹片打丢了。从那以后，马本斋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再找一本《论持久战》。每次到军区开会，他都要到政治部、司令部去要这本书。这次终于找到了马本斋，马本斋高兴地不知说什么好。

晚上，马本斋取出《论持久战》，又取出毛笔、砚台，一边磨墨，一边看起书来。看了一会儿；他打开《战斗札记》本，认真地写道：……歼灭战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基本作战方针和传统的战法，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1942年的华北战场，英勇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全面出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人大为震动，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他们从正面战场抽调了大量兵力回师华北，疯狂推行“强化治安”，实行所谓“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总力战”，企图全面肃清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游击队。

为了打破敌人的部署，回民支队根据军区的指示，像一把钢刀插进了子牙河东的青县、沧州、交河一带。

经过一番详细的调查和周密的布置，马本斋决定，设伏地点选在交河城和东流堡之间的望江店附近。在那实行围点打援。那里一马平川，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豆子地。

第二天拂晓，担任佯攻的三大队五中队，开始在东流堡打响了第一枪。

遭到突然袭击的日寇中队长雄尾着了慌，他一面拚命地抵抗，一面给他交河城的上司星野打电话救援。

与此同时，交河城也遭到回民支队的围攻。原来，为了不使交河城派出的援敌超过我伏击的人数，造成我部队不易速决全歼敌人的局面，马本斋又派出三大队的二中队，在交河城南关进行袭扰，给星野部队造成交河城也受围攻的错觉，使其不敢倾巢而出，去援救雄尾。

星野决定小村中队长带600人去支援东流堡，自己带900人守交河城。这恰恰上了马本斋的圈套。

小村的长蛇阵毫无顾忌地行进着，当他们全部进入了回民支队伏击圈时，马本斋一声令下，回民支队如同神兵天降，霎时，枪声震天，杀声四起，战斗的暴风雨猛烈地席卷而来。在马本斋的统一指挥下，南路斩头，西路断尾，北路从左右两翼向敌人主力纵队猛冲，把敌人拦腰截断。短兵相接，与敌人展开了激烈搏斗。

受到突然袭击的敌人，丧魂落魄，手脚失措，乱作一团。被截为数段的散兵，前队见不着后队，后队见不着中队，600余敌人失去了统一指挥。战斗顺利地进行着，敌人大部分就地被歼。

其中有100多敌人，在小村的带领下，从东北角上窜出，直向望江店逃去，企图窜进村子顽抗。眼看敌人就要进村了，忽然从村边的交通沟里像冰雹似地飞出了密集的手榴弹，立足未稳的这群惊鸟困兽，立刻应声倒下了30多个，其余的跟着小村又拼命奔跑起来。

小村带着侥幸逃出来的残余队伍，又往东跑出了10多里路，在距东流堡15里路的地方停下来。由于战况不明，小村带着50多个敌人顺着清凉河河套绕回交河城。敌人顺着河套小路向前走着。就在这时，突然，高粱地里传来一声断喝：“缴枪不杀！我们是回民支队！”这突如其来的怒吼，如同晴

天霹雳，把敌人给吓瘫了。30多名汉奸就像从恶梦中惊醒一样，慌乱中，身不由己，一个个丢下枪，跪在地上求饶了。但那10几个日本鬼子狗急跳墙，还在负隅顽抗，但疲兵残卒不堪一击，没有挣扎几分钟，就死的死，伤的伤，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马本斋巧设连环计，大环套小环，小环套大环，终于全歼了这股顽敌。

战士们扛着枪，迈着整齐威武的步伐前进着，洪亮的歌声响彻了平川：我们是三纵队的突击队，抗日烽火把我们铸成钢骨铁筋，什么地方日寇最疯狂，我们就向那里胜利挺进！

十三、永远的战士

1944年的春天来到了冀鲁豫边区，大地上，仍然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残雪，河面上还凝结着坚实的寒冰。但寒冰下面的激流，已经开始推动那压在河床上面的坚冰了！

抗日的人民就像春天，就像激流，日本帝国主义就像是即将解冻的残雪寒冰，横行不了几天了。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已经接近春风吹拂、冰雪消融的时节。

就在胜利即将到来之时，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同志却在河南的濮阳县病倒了！

这天早晨，战士们从各个驻地陆陆续续地来到了杨小屯村南头的一个院落前。他们脸上浮现出悲痛的神情。大家都不说话，只是用眼神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他们是来看望已生了重病的司令员的。

医生对战士们说：“大家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不行啊，司令员卧床已经有半个月了，身体很虚弱，大家要进去看他，会影响他的休养的。”

“医生，抗战7年来，我们天天和司令员在一起，从来没有分开过。这15天没有见到司令员，就像是过了15年一样！”大家纷纷说道。

这时，政委大步向这边走来。他用和蔼的目光看了看大家说：“同志们，你们想念司令员，司令员也想念你们呀！为了让他尽快的恢复健康，我们就暂时不看，这样司令员好得更快。你们说好不好？”

经过政委的说服，战士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司令部，分别向自己大队走去。

司令部住的是个四合院，马本斋就住在北屋。他的病是在脖子后窝长了个黄豆大的小疮，中医叫做“砍头疮”。这是一种毒性极大的疔毒，患者疼痛难忍。医生给马本斋开刀已经三天了，三天来，司令员一直处在昏迷状态。护士始终守护在马本斋的床前。

这时，政委走到院子的中间，停住脚步，轻声问医生：“司令员的病情到底怎样？”

医生难过地说：“现在司令员虽然开了刀，但疮毒已经扩散，毒性归内，转化为急性肺炎。医书上说：‘毒气归内，十有九瘁！’……”

清风不懂话，却作传话人。医生低声而缓慢的话语，被寒风送进窗户传到了北屋，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马本斋，正巧听到了医生的话，不由心头一震。他不相信自己会被这么个小小的疮疖征服，这是不可能的！可是，他冷静下来仔细考虑到，一切事情不能违背科学，医生的话是有科学根据的。作为一名革命战士，在与病魔的斗争中，同样也应当经得住考验。

政委这时走进屋里对马本斋说：“老马！有封电报。”

“请你念给我听听吧。”马本斋知道自己坐不起来，无可奈何地提出要求。

“是从延安发来的。”

“什么，延安？”马本斋感到无比兴奋，又想立即坐起来。没等政委开始念电文，他一使劲，竟坐了起来，他伸着手说：“是毛主席发来的！老刘，请让我自己仔细看看这封电报。”他用颤抖的双手，捧着那封不平常的电报，断断续续地读着电文，电文大意是：

冀中回民支队马本斋同志：

党中央问候你和全体指战员。

你们以大智大勇，驰骋于华北平原，取得卓著之战绩。为了消灭西北五马犯匪，总部决定，命你部速来延安，接受重任。

马本斋轻声地反复读了三遍。他喘息着，吃力地，一字一句地对站在他身边的政委说：“党中央的电报，对咱们的鼓励太大了。我们要坚决执行命令，尽快出发。我多么想和同志们一起去延安呀，可是我……”

“老马，你现在的任务是养病，至于工作你就不要去多想了。”政委说。

晚上，回民支队就要出发去延安了。动员大会正在进行着。战士们听说司令员不能走，情绪很不平静。他们不愿意离开和自己战斗多年的老首长，都想等司令员的病好之后，再一起西进。此刻，他们多么想见见多日不见的司令员呀。

病床上的马本斋也是思绪不宁。这些战士多么可爱啊！我的病，看来很难治好了，这次的分别可能会成为永别。想到这里，他再也躺不住了，要求到会场去。在马本斋的恳切要求下，支队党委只得让马本斋坐担架到会场上为战士们送行。

当抬着马本斋的担架出现在台上时，战士们轰动起来，他们热烈鼓掌、吹呼、跳跃，有的流下了热泪。

马本斋坐在担架上，亲切地向战士们频频招手。他说：“同志们，你们马上就要动身去革命圣地延安了，到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去了。这是多么的光荣，多么的幸福！同志们，你们前面走，我很快就会赶上你们的，同志们，咱们延安见好不好？”

“好——！”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战士们常说，马司令员待我们像亲兄弟一样。的确，马本斋同志真正做到了“官兵一致”，既是战士们所崇敬的首长，又是战士们的亲密朋友。他那豪爽的胸怀，他那开朗的性格，他那通俗而幽默的语言，使回民支队的全体指战员都深深地热爱着他。

部队出发了。

马本斋明白自己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他忍着病痛，继续记录下自己的心血——《战斗札记》，留给后人。他，就像以往在战场上带领着千军万马，争分夺秒地迅速消灭敌人一样，在与病魔与死亡争夺时间！是呀，共产党员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只要一息尚存，斗争就不能稍懈。

他写着，写着，艰难地写着。每写一个字，就像在攻击一个顽固的碉堡；每写一句话，就像在走着一段险阻的路程。额头上滴滴的汗珠，滚落在纸上，浸湿了那密密麻麻的字句。

1944年2月7日，刺骨的寒风，搅彻长空。医生和护士一大早，端着药，

拿着针，走进北屋。她们轻轻推开屋门，蹑手蹑脚地走到马本斋床前。只见他半坐在床上，背靠着墙，《战斗札记》本摊在他的脚上，右手还紧紧握着那支黑杆儿钢笔，闭着双眼，神态安详。

她们轻轻地叫了声：“司令员。”但马本斋没有反应。

霎时间，惊天雷，动地风，从他们的心头滚过，她们明白了，惊慌了。

大雪飘飘，洒落在黄河两岸；寒风冽冽，吹遍了冀鲁豫平原。中华民族的英雄，我党的优秀党员马本斋同志，就这样半坐在床上，战斗到最后一息！

马本斋逝世后，革命圣地延安从党中央领导同志到各界人士，对马本斋将军表示了深切的怀念和沉痛的哀思！

毛泽东主席挥笔奋书：“马本斋同志不死！”

周恩来副主席郑重题词：“民族英雄，吾党战士！”

朱德总司令挥泪亲撰挽联：“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马本斋同志的一生，是为民奋斗的一生，他英雄的名字和他的光荣事迹，将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